

盡忠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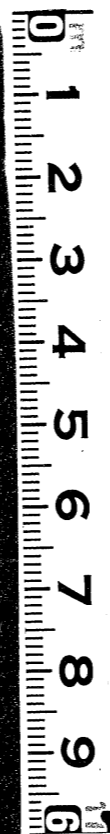
齋藤馨著

全

菅氏野藏	
九	類
九	雜
番	史
架	箱

私関
二八
可

2/2.3



タイトル番号 : 0049

書名 : 盡忠錄

1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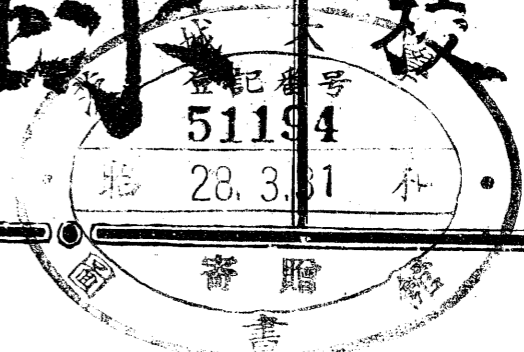
齋藤馨著

國分平同校
白石時康同校

畫忠錄

仙臺書肆 靜雲堂藏梓

畫忠錄



書畫圖

書畫圖

菅氏所藏

齋藤慶春

目分平同校
白石時康同校

忠錄

菅氏所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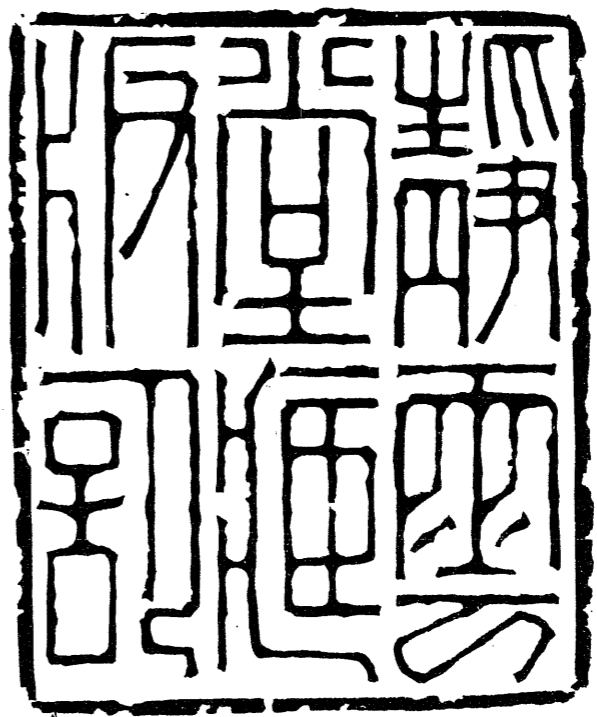
登記番号
51194
昭 28. 3. 31 札
寄贈書

中

此二方乃子為卷中畫至中田也
皆以公為時也子何者卷中何
為類也固臨臨以揚其輝
明也

仙臺板門新法





自序

古人云。君子與小人爭。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君子以優柔寬宏之心。與周思密慮。舉無遺算之小人相當。其至敗。蹶顛頓者。固其所也。是故漢宋之黨禍。皆以君子之如是。其夥。够而駢首排肩。以嬰小人之羅網。一敗塗地。蕩然無餘。而况一君子之孤忠遺直。子然抗議於小人。盤據充塞之間。而屈元。慙撓。宿猾使其情見辭詘。緣飾回護之不暇。振古所未嘗有。而其有之。我藝州君之於寬文之際。是已。方此時。藩侯幼冲。儉士得時。抱報國之志者。後先就禍。舉國屏息。

唯縱姦黨所爲。而莫之問。君以公族之重。而不與政務之勞。故姦邪之心。腹腎腸。隱微深遠。未能得其要領。掩然屏處。不動聲色。及郡境之獄起。奸吏情狀。確有所見。乃謂是可據。以概姦黨之素謀矣。遂決死。而上疏以求幕廷之議。不過一再按問。而忠邪之迹。判然若揭。雖一旦膏身賊鋒。而宗社儼然。血食不絕。六十萬石之封土。得與山嶽同其安者。非君之力。而何哉。是無他能。扼其要而據。不可掩之迹。加以決死。而持確乎不拔之志。故姦黨雖繁羅織。雖密而若腐草。燭火之於日月。欲無消滅。亦不可得也。但世譚是事。

者。至以裨史野乘之偽造訛傳。而誣當時之事實。則君之精忠大節。因或不彰。而其所贊稱嘆美者。皆屬影響。竟於君不相干也。生且長於君之遺澤。若余者。寧可任其如是。而莫之辨正乎。於是參酌考覈於古記圖譜之間。著爲一卷。且序而論之如此。

嘉永二年己酉秋八月

齋藤馨 識

伊達安藝譜

亘理家譜

在田俚諺抄

里見重勝墓碑銘

新編東太平記

諸家深秘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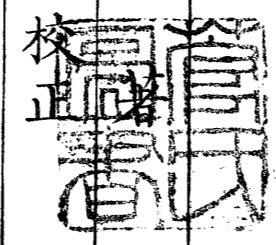
南熟乘抄

仙臺人物志

盡忠錄

齋藤 馨

仙臺 國分 平



白石時康 訓點

義山忠宗法統
嗣侯指綱宗

龜千代襲封
龜千代後稱
綱村即是也
宗勝宗良攝國
事

明曆四年七月、義山公薨、嗣侯美作守襲封、萬治紀
元十二月、轉陸奥守、二年三月、世子龜千代生於江
戶邸、四月、侯始就封、延見諸臣、三年、覲於江戸、侯素
行淫縱、無檢束、事聞幕府、七月、命幽於別邸、世子甫
二歲、襲封、兵部少輔伊達宗勝、右京亮田村宗良、俱
攝行國務、宗勝、貞山公之第十二子、宗良、義山公之

市正娶酒井雅樂頭女

東市正宗興

宗勝奪宗之志

幕府監察使至

宗勝不奉宗家法

大學常辰

周防定元

第三子皆為嗣侯諸父兵甲記肯而宗勝子市正娶幕府大老酒井雅樂頭忠清女為妻故宗勝倚賴之遂有奪宗之志日弄政柄士民懷怨宗良諫之弗用以故往往稱病而不出憲錄家藏記九月幕府監察使津田平左衛門柘植平右衛門至仙臺召諸老臣戒諭之令其親睦無事爾後每歲為例先是封內之驛標禁榜皆係國老連署以設宗勝自擅威福不敢奉宗家之法別自設禁榜國老與山大學心非之請於幕府執政改宗勝所設兵甲記憲錄初宗勝請老侯以加祿老侯命大學及茂庭周防議定其封邑周防所議地

奥山大學矜功

甲斐宗輔

原田甲斐姦巧

頗少宗勝怒遂從大學議加賜八千石後奪周防職加賜大學秩舉為國老至是大學矜功驕人沈酒酒色營私害國伊東新左衛門重義里見十左衛門重勝劾疏激切宗勝又收大學職以原田甲斐伊東新左代之甲斐性姦巧媚附宗勝以自固新左庶直不阿乃知宗勝之不可與謀國事固辭不聽因請宗勝及田村氏曰事如所請則就矣不然就亦無益其言曰二氏為宗家竭力宜致命不憚且其言之有少裨於國家雖芻蕘毋敢拒又曰毋得事不係於國家而以二氏之私黜陟人或有勸謀其自利者二氏宜以

國家不可無一言

宗良救里見十左死

為已寇而遠之又曰二氏母或相猜疑而生隙二氏善其言因送折書新左無幾病死重勝仕義山公及老侯為扈從頭既致仕而漸見宗勝之情狀不可測謂國家方危不可無一言及宗勝就邑欲相見於府而面責其罪不聽則將有處也請之再三宗勝託病不見遺書曰欲有言者宜言於原田甲斐吾將同田村氏聽於江戸也重勝不得已裁書極陳其處置之邪曲不公若干條託之甲斐以送於宗勝宗勝大怒將處死刑宗良救之僅免重勝無何死初重勝將草書遣遠藤平太夫伊東七十郎來告我藝州君君固

藝州君憂國事

侍臣嘗食

侯左右皆我黨

憂國事而平素不與政務故靡得其要領於是因重勝言與書宗勝以使其自改宗勝不納慢辭答之兵記錄寬文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侍臣薦食於侯先嘗之仆皆以為異乃與之於下卒及狗二匹亦仆走告於二氏即夜宗勝命熊田治兵衛殺侍醫河野道圓併殺膳官不知其何故家藏記是時橋本善右衛門大松澤甚右衛門白野次右衛門富田二左衛門皆為侯傳不肯附宗勝宗勝謂除之則在侯左右者皆我黨也因欲誣罪而却之宗良曰彼侍幼主夙夜匪懈其忠可稱而今欲除之者何哉於是四士亦僅免